

母女倆

(獨幕話劇)

話劇

蘇 耕 夫 作
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

母 · 女 · 倆

(獨幕話劇)

蘇 耕 夫 作

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四 年 濟 南

書號: 1136

母 女 倆 (獨幕話劇)

作 者: 靈 韻 夫

山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

出版者: 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

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

發行者: 新 華 書 店 山 東 分 店

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

印刷者: 山 東 新 華 印 刷 廠

濟南經九路三十六號

開本: 787×1082 1/32

(號)1,501—13,000

印張: 11/16

1954年8月第 一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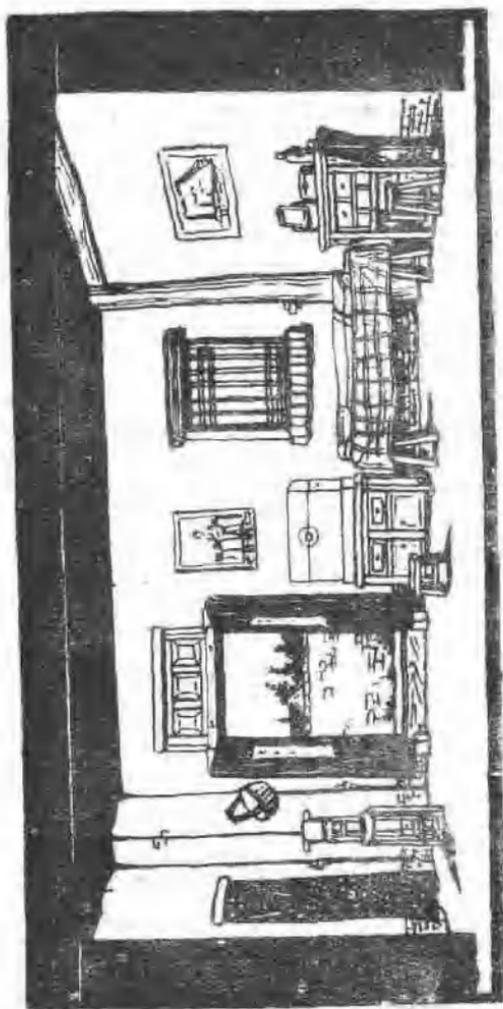
字數: 12千

1954年11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

定價 800元

內 容 提 要

農業生產合作社試種的二畝新品種的小麥豐收了。爲了明年大量培育良種，社務管理委員會決定不分配，而放在社員金大娘家保存着。金大娘久已答應給大女兒家弄一部分好麥種，聽說不分配，便偷拿了一部分。二女兒金鳳發覺以後，立即陷入在矛盾和痛苦中。她同情媽媽，但又不能原諒媽媽的錯誤。最後，她終於正確地處理了這件事，維護了社的集體利益。



設計者：李清華，孟憲濤

時間：一九五四年六月。

地點：山東省某農村。

人物：金鳳：十八、九歲。（鳳）

金鳳母：五十三、四歲。（金）

社長：四十多歲。（長）

景：是一座普通農家的住屋。除一隻必備的木箱外，可根據劇情的需要佈置些桌椅傢具等。

幕啓：場上無人。從四面傳來吆喝牲口聲，鞭響聲，碌碡的轉動聲，顯示出一片農忙的動靜。片刻後，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進屋來。

長：親家！親家！

金：（內）誰？

長：是我。你在忙什麼呀？老嫂子。（他因害眼，不時的用手巾擦着眼睛。）

金：噢！（她從做飯的屋子裏走出來，手上沾滿了白麵。用衣袖揩去了額角上的汗珠。）是她大伯呀！快坐吧。前幾天西頭大閨女女婿給送了兩個大西葫蘆來，今天給鳳兒包幾碗餃子，讓孩子吃了好去割麥子。唉！這幾天可

把她累的夠嗆！

長：是呀！小鳳幹活是好樣的，她領導的那個婦女隊今年可真出了力啦！該讓孩子吃點好的。這時候吃西葫蘆餃子可真得算是鮮物哪！

金：是呀！大閩女女婿家爺兒倆種了二畝菜園子，多會下來鮮菜也都是先給我送點來；西頭親戚家對咱可真好，就算吃個螞蚱也給我送條腿來呀！

長：好哇！多包兩碗，我也來嘗嘗鮮，解解饞。

金：好吧！燒香還請不到哩！就這麼着吧！你可得準來？

長：哈哈！說說就算解了饞吧！（擦眼）娘的……。

金：你這眼是怎麼的啦？

長：唉！別提啦！正在麥收，社裏這麼忙，偏偏在這個時候鬧起眼來，簡直把人急死。

金：唉！什麼鬧眼哪！還不是為了社裏的事黑白操心，把眼熬壞啦！你呀！你跟咱們鳳兒爺兒倆可對付啦，簡直把農業生產合作社當成你們的命根子。

長：農業生產合作社剛剛成立起來，不多操心不行啊！這不是鬧着玩啊。老嫂子，四五十家社員的日月都掌握在咱手裏，有一點鬆懈就出岔子。你說是不？唉？哈……。嚨，我來有個事和你商量商量。

金：我說你是無事不來呢！有什麼事快說吧。

長：今年咱們農業生產合作社剛剛成立起來，一切傢具設備都不齊全，想把在你家地裏種的那二畝「齊大一九五」麥子先存到你家裏，這好品種等……

金：喲！那可不行啊！親家，麥子剛收下來很潮濕，等幾天

一乾了，有個傷科蝕耗的，人家不說咱……。

長：老嫂子，你想到哪裏去啦！老鄰居啦，誰不知道誰的性體脾氣？只要咱憑心辦事，就啥話也沒有；再說麥子已經在今頭胸脯了一遍啦，也沒有多大蝕頭！就算有點蝕耗還能怨你嗎？只要你給保管的好好的，別讓耗子、雞給咱糟蹋了，就算你的一功。

金：（玩笑地）好吧！社裏要不怕我偷，那就存在我這兒吧！哈哈……

長：（亦玩笑地）不怕！你只管偷吧！要偷就多偷哇！哈哈……別說笑話啦，就這麼着吧！我說給他們，叫他們趕快往家扛麥子。（想走）

金：你等等他大伯！我問你，咱們這些好麥種的麥子到多會分？

長：不分啦！

金：怎麼！（一驚）不分啦？

長：咱們社裏這二畝好麥種的麥子，本來是咱縣裏建設科委託咱們做試驗的。如今，這麥子熟的又早，產量又高，又抗旱，證明咱這片的土性，種這種麥子最適合。因為這，縣裏建設科建議咱這號麥子今年最好不要分配，全部留着當麥種，明年繼續大量培育，好使全鄉全區都種這好麥子，爭取普遍豐收。所以咱社務委員會開會就決定不分了。

金：唉！（她像丟失了什麼寶貝似的，喪氣地坐在板凳上。）這不是要人命嗎！

長：怎麼？

金：唉！你聽我說呀！他大伯，前幾天西頭大閩女女壩，看着咱們社裏的這二畝麥子長的實在好，他愛上這號種子啦！就跟我說：「娘啊！你們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這號種子可真好哇！等熟了分下來，換給俺點，俺來年也種這號麥子。」我滿口答應着說：「行啊！孩子，過了麥收你就來拿吧！」你看這一來不全完了嗎？

長：噢！是這麼回事呀！真的，「齊大一九五」真是好麥種，誰看見誰誇好，可就是今年種的太少啦，為了明年全鄉全區都撈着種它，眼前說啥也不能分。

金：能不能通融通融，社裏換給俺大閩女家點呢？

長：說起來，農業生產合作社應該對單幹戶幫忙，可是咱們社裏實在不多，——我看這樣吧：這號種子往南出去一百多里地就有種的，去年咱縣裏建設科就是從那裏討換來的。你告訴你大閩女女壩，過了麥收，到南鄉去討換討換，討換着就更好，實在討換不着，我再跟社員們商量一下看，行了你也別喜歡，不行你也別喪氣。……說實話，是有些難哪，咱們社裏共有四十多戶人家，誰沒有個三親兩友的？誰該給？誰該不給？再說咱兩家又是沒過門的親戚，要是給你不給別人，分出厚薄來，社員們不有意見嗎？

金：咳！真想不到，今天入社，明天入社，入到社裏來一切都不隨便啦！在自己地裏種的麥子，自己就無權送人情。

長：老嫂子，可不能這麼說。好麥種不分，是為了來年咱社全部用新種，將來再在全鄉全區有計劃的推廣呀。這不

是誰管着誰呀。

金：行啦，行啦！別說啦！

長：老嫂子，別着急！麥收後我給大閨女女婿去討換，沒有解決不了的困難。我叫他們往家扛麥子去。（下）

金：（十分惋惜地）噯呀！我的天哪！糟啦，糟啦！我從來沒說過空話，我滿口答應了大閨女女婿，這樣一來，給不了他家，大閨女在人家不得聽他爺兒倆的閒話嗎？這怎麼能對得起親家呢？這可怎麼好，這可怎麼好哇？……唉！

長：（內）親家！就倒在這個小園裏吧？（並能聽到扛糧的小伙子們的說話聲。）

金：倒吧！（仍急躁地重複着剛才那段話）……我滿口答應了大閨女女婿，這樣一來，給不了他家。大閨女在人家不得聽他爺兒倆的閒話嗎？這可怎麼辦？這可怎麼好哇！

長：（內）親家！你來看看吧！

金：還看什麼呢？看個什麼勁啊！唉……大閨女……大閨女女婿……她公公……對咱多好哇……這麼大個的西葫蘆！（用手比劃着）連點麥種都給不了他家，怎麼能對得起親家呢……大閨女在人家不得聽他們的閒話嗎？……這……。 （她像想起了什麼計策，但剛走到門口卻又無力地退回來了。）……不！不能辦這種事。……我的天哪！可怎麼辦呢？……這……

聲：金大娘！

金：誰？（下）

聲：西頭你大閨女女婿叫我給你捎了幾根黃瓜來，說讓你嘗嘗鮮。

金聲：噢！給你拿兩根去吃吧！

聲：俺不要。啊哈！這是閨女女婿孝敬丈母娘的禮物，俺怎麼能要呢？

金：（手裏拿了幾根黃瓜上）看看！又給送來了黃瓜，這是多麼鮮的黃瓜呀！來回不一般遠嗎？還有臉吃人家的？……我！（她最後下了決心，終於走出去。一會兒用衣襟兜了滿滿的一兜麥子上來。她的神色是那樣的慌張，但嘴裏還嘟囔着。）這……這一點麥子也不能算偷……再說還是在俺家的地裏種的……哼！這能算偷嗎？這……偷也不是偷的別人的，反正是合作社的，這也有俺的一份！哼！這能算偷嗎？這……（她從窗口往外望了望，看有沒有人來，然後她找出了一個布袋，把麥種藏起來，慌慌張張地到處藏，但又覺得哪裏也不是安全的地方，隨時都有被人發現的可能，她急得滿頭大汗，不時地用衣袖擦揩着那擦不盡的汗水。正在着急，突然一聲狗咬，她當是有人來了，急忙將麥子藏在被子底下，故作鎮靜地坐在椅子上。一會兒過去了，並無人來，她從窗口往外望了望才放了心。）該死的狗，把我吓了這一跳！（她仍感到放在被子底下是完全不妥當的。……最後終於想出了辦法，她急忙打開箱子，把麥種放在箱子裏，鎖上鎖，又仔細地檢查了地下有沒有掉落的麥粒，接着又用笤帚把地下打掃了一遍。……她坐在椅子上兩手抱住心口，想使自己很快地

安靜下來。正在呆呆地想得出神，忽然，門外走進來一個十八九歲的、活潑天真、美麗的姑娘。她滿身塵土，手裏拿了把鐮刀，一看就知是剛從麥地裏割麥回來。這就是金鳳。)

鳳：媽！

(過突如其來的叫聲，打破了金的沉思與那勉強的鎮靜，嚇的她頭髮根都炸起來。)

金：噯呀！(她急速地喘息着)你這個小了頭片子，把媽嚇了這一跳。

鳳：大白天有什麼害怕的？

金：(發覺自己失口，急忙糾正。)我……我…我沒害怕，不過是這麼順口說說。看把你累成什麼樣啦！唉！真是……(急忙找了把扇子給金鳳搵着，鳳接過去。)

鳳：我自個來。噯呀！天可真熱的夠嗆。

金：簡直像下火。(又拿起臉盆，想給女兒舀水，金鳳奪過出去舀。這時她又重新檢查了一下箱子看有沒有破綻。金鳳端來臉水，剛把手伸到水裏，手上因割麥磨起的水泡，被水一浸即感到劇烈的疼痛，登時抽出來。)

鳳：喲！媽媽，手疼！

金：怎麼啦？割麥子磨上泡啦？

鳳：嗯。(她像一個小孩子，用稚氣的目光望着媽媽，像是對媽媽訴說着什麼委屈似的，想從媽媽身上換取些愛撫。)

金：快給媽看看。(愛撫地)噯喲！我的天哪！看，磨起的這一手水泡哇！看你們這些了頭子們，自從成立起農業

生產合作社，簡直都變成瘋子啦！幹起活來像拚命，就不知道愛惜自個的身子嗎？還跟老爺們比賽，你們怎麼能比過他們呢？

鳳：可也沒落在他們的後面。這倒不是光為了比賽，俗話說的好：「蠶老一時，麥熟一晌。」這雲滿坡的麥子都熟啦，要不趕快收到家來，萬一有個颶風下雨的就壞啦！今年是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立起來的第一個麥收，滿坡的麥子又這麼好，你說誰幹起活來不帶勁啊！

金：帶勁！帶勁！我看別人的手上就決磨不起這麼多的泡來，也只有你傻哩呱唧的才磨成這個樣。幹活不落在別人後面就行啦！看這一手泡不疼嗎？

鳳：（她完全改變了剛才的態度）你就光看見我了，看不見人家！你沒看見社長為了大夥把眼都熬紅了。

（她走到箱子跟前，發現箱子鎖着。她用手擺動了一下鎖，鎖發出嘩啦的聲音。這聲音，強烈地震動着她媽的心肺，金急忙把鳳推開，背靠在箱子上擋住了鎖。）

金：這……這……這正是個忙時候，咱娘兒倆常不在家，我怕……怕萬一來個串門的……

鳳：人人這麼忙，誰還有工夫來串門？

金：我……我是怕來個要飯的……

鳳：這幾年你什麼時候看見過還有要飯的？

金：（無話可說）沒有就沒有！我願意把它鎖起來。你這不是多管閒事嗎？

鳳：好，好！俺不管。快給我鑰匙，開開箱子。

金：開箱子幹嗎？

鳳：我找塊布，把我的手包起來。

金：這用不着開箱子，針線筐裏有。

鳳：那不乾淨。我要找點新的。

金：怎麼不乾淨！我給你找。（找出了一塊）看，這塊就挺好。來，媽給你包起來。

鳳：好！就依着你。

（金給鳳包手）

鳳：媽，你的手怎麼淨打哆嗦？

金：這是因為……因為媽老啦，手不由自主啦。

鳳：怎麼往常不這樣？

金：今……今天太熱了，媽做飯熱得有點心慌。

鳳：（一驚）心慌？哎呀！媽，昨天聽說東頭李大娘得了羊毛疹，幸虧區聯合診所王大夫給扎好了，你心慌是不是羊毛疹？

金：誰知道呢？也許是羊毛疹。

鳳：媽，我去請王大夫來給你看看吧？區裏離這又不遠。

金：鳳啊，別去呀！娘也許不是羊毛疹，是——。

鳳：媽，你一準有病，看你的臉色總不如往日那麼舒展。

金：媽什麼病也沒有，一會就好啦！

鳳：要萬一是羊毛疹，不趕快請大夫來看看，過午我下了地誰管你？

金：不要緊！等你下了地，媽就一點病也沒有啦！

鳳：要是……

金：不要緊，你放心吧！誤了也不說你不孝順。快吃飯吧！

鳳：媽，咱做的什麼飯？

金：（忽然想起飯還沒做好）天哪！我簡直是糊塗了，飯還沒做好呢！剛才你公公來耽誤了。

鳳：（有點害羞地）誰公公！

金：社長啊。等幾天過了門還不是你公公嗎？

鳳：他來幹什麼啦？

金：把新收下來的「齊大一九五」的好麥子放在咱家啦，說社裏沒處放。

鳳：是呀，社長也跟我說過。

金：鳳啊，你說存在咱們家裏，萬一有個傷秤蝕耗的，咱不落埋怨嗎？

鳳：那落什麼埋怨。只要咱清清白白的，好好給保管着，誰說閒話咱也不怕。

金：我也是這麼想，只要咱清清白白的……。

鳳：俺大姐夫要跟咱們換麥種，聽說今年不分啦，也給不了他家啦。

金：給不了就給不了唄，少打個斗兒八升的還能窮到哪兒去嗎！

鳳：這樣一來，俺姐姐又得聽她那個死公公跟男人的閒話！

金：聽就聽唄，說閒話還能說下兩塊肉去。要不有啥法呢？咱沒有還能偷給她嗎？

鳳：那當然不能嘍！

金：這不完了嗎？

鳳：受氣包！要叫我呀！我一句也不聽他的！該！去年動員：她家入社，她那公公死掙着不入，恐怕別人沾了他家的光：這會看見社裏的莊稼好啦；又眼紅啦！眼紅為啥

不入社？我看她家單摘瓜摘到哪一天為止！

金：你少管人家的閒事吧。入社，入社！入了社有什麼好處？添上了管頭，一點也不自由；要是不入社，我那地裏收下的麥子，願給你姐姐多少就給多少！這可好……

鳳：看你又來啦！要是不入社，今年咱的麥子，也決長不這麼好；大夥算計着今年要比去年多打三成糧食。

金：好好！俺不說啦。我去給你做飯。

鳳：你心慌，歇會兒吧！我去做。（剛想去廚房，又發覺自己的褂子太髒。）媽，你看我這褂子濕的快沾到身上啦，開開箱子給我找出件乾淨的換上。

金：看你這些事啊！濕點怕啥？

鳳：看俺媽說的！往日我的衣裳一有點灰就說：「小鳳啊，還不脫下你那張皮來給我洗洗，這麼大的閨女啦，也不怕人家笑話。」今天怎麼不嫌髒啦？（將外面的褂子脫下來）快給我鑰匙。

金：（無可奈何地）唉！鳳啊，你可把我纏磨壞啦！你去做飯吧，我給你找出來。

鳳：我放的，你不知在哪裏，我自己找吧。

金：（雖拿出鑰匙，但不開箱）你去做飯吧，我給你找；看你把箱子裏的東西給我翻倒亂了。

鳳：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怎麼就能給你翻亂了呢？往日都是我自己找，今天也不知怎麼啦！

金：今天是今天！

鳳：那你快給俺找吧。

金：（小心翼翼地然而又是慌里慌張地開開箱子，摸出一件

來)給你!

鳳: (一看不是自己的衣裳)這是你的褂子,看這大銅扣子。(遞給母)

金:叫你簡直把我氣糊塗啦!(又拿出一件來給鳳)

鳳: (一看是一條褲子)這是條褲子!(哭笑不得)我說我自個找吧,你偏多管閒事,故意耽誤工夫!吃了飯還要下地呢!(想自個找)

金:我偏不讓你給我亂翻!

鳳:我非找不可!

金:我偏不讓你亂翻!

鳳:為啥不讓我自己找?這裏還又沒有什麼私貨,還怕叫人家看見?

金: (被無意中觸到要害)私貨?聽你這個小丫頭片子說些啥!你媽箱子裏多會存過私貨?你給外人說說,人家不笑下大牙來!

鳳:得啦,得啦!還依着你,俺不找啦!行吧?俺去做飯。
(下)

金: (像突破重圍似的,長嘆了口氣。)噯啲!我的老天嘍!好險哪!要叫這個小姑奶奶看見,可要了我的老命啦。我得趕快給大閨女家送了去。

(她想了一下,急忙找了個籃子把麥種放到籃子裏,上面又蓋了件衣裳。她提起籃子,墊起了腳尖,以輕慢的腳步想溜出去。鳳正好從廚房裏出來碰上。)

鳳:媽,火呢?

金:火……